

债务清偿师

讨债是一门技术活

谭琼辉
作品
WORK

长篇商
战小说

呆账、赖账、死账、三角账，账账难回！
货款、欠款、借款、工程款，款款难追！
读完本书，从此再也没有收不回来的债！

团结出版社

014039093

I247.54
297

债务清偿师

讨债是一门技术活

长篇小说
战小商

谭琼辉
作品
WORK



北航

C1726945

团结出版社

0000000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债务清偿师 / 谭琼辉著. — 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5126-2268-5

I.①债… II.①谭… III.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95761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 (传真)

网 址: www.tjpress.com
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70毫米×240毫米 1/16开

印 张: 19

字 数: 350千字

印 数: 5000册

版 次: 2014年3月 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3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26-2268-5/I.861

定 价: 35.00元

(如果有印装差错, 请与本社联系)

目录

壹	001
貳	015
叁	029
肆	042
伍	056
陆	070
柒	084
捌	097
玖	111
拾	125
拾壹	139

目录

拾貳.....	153
拾叁.....	167
拾肆.....	181
拾伍.....	194
拾陆.....	207
拾柒.....	221
拾捌.....	234
拾玖.....	248
贰拾.....	261
贰拾壹.....	274
贰拾贰.....	288

自命不凡的言鼎终于混得只剩下一条裤衩了。”

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几乎冲击了整个亚洲市场，也让很多富人一夜之间从万丈辉煌跌落地狱。此时的言鼎，刚从部队退伍回到家乡南江市，面对这个全新的社会，内心充满了惶恐和彷徨，前路一片迷茫。

在家里赋闲了一个多月，父母帮他安排了大大小小十来次相亲，他却无动于衷，所有见过他的女孩后来也都杳无音讯。父母逼婚，邻居冷嘲热讽，他虽然还没看清楚未来的方向，但决定离家出走，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

这是一片苍茫大山，巍巍山峦绵延悠长。

货车平稳地行驶在丛林里的盘山公路上，刺眼的阳光好像烘烤机一样炙烤着大地，油光发亮。

赤膊的言鼎提起灌满水的军用水壶，咕嘟咕嘟喝下几大口水，又抓起搭在肩上的毛巾擦了把汗，诅咒这狗日的天气。骂归骂，心里却很高兴，因为这趟价值十多万的货物可以帮他赚不少钱。一想到这个，他又乐开了怀，悠然自得地哼起了小曲儿。

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，终于把货送到目的地——平山镇。卸完货后，他去找收货人签字拿钱，却被告知出门了。

“王老板没在怎么也不说一声，我迟些送货来也行啊！”言鼎出发之前跟工厂老板王铁成联系过，是王铁成让他送货过来的。

“哎呀小兄弟，你是不知道，王老板本来是说好等你送货过来，但突然说有事要出门，走得很急，所以来不及通知你，还说让你放心，一回来马上付钱。”

说话者是王铁成手下帮忙的老伙计韩山，跟言鼎也熟。

但言鼎不拿着钱不放心，再说这可是十多万的货款，大部分都是借来的，是他的全部身家，要是有个闪失，就全完了。

韩山看出了言鼎的疑虑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小兄弟，不是我多话，这就是你不对了——你看咱们也不是第一回打交道了吧，王老板这人咋样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哪次拖欠过你的货款？再说王老板这次突然出门是谈大生意去了，还能赖你十来万？我刚刚跟老板打过电话，但没接，也许正在忙吧，你就先回去，等他一回来立马给你钱。”

言鼎想想也是，跟王铁成打了那么多次交道，那人还不错，付款也爽快，总是显得财大气粗，干什么都是一副有我无你的样子。

“要不我给你打个欠条？”韩山主动提出，言鼎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却又道：“算了算了，你看我打欠条也不合适，财务不在，要是我打欠条，到时候真出点什么事……我是说假如啊，假如要是真出点什么事，我这不是给自己惹一身骚？”

言鼎不是那么细心的人，加上以前也没出过问题，沉思了片刻，于是说：“我还真有急事要赶回去，还有一批货要马上去送，你看我在这等着也不是办法。这样吧，我还是先回去，回头再跟王老板联系！”

韩山抬头看了一眼快要黑的天空，无奈地叹息道：“这样吧小兄弟，你看天色也不早了，要是不赶的话干脆住上一晚，明儿一早再走如何？”

“算了算了，不住了，还有几趟货等着送，时间紧得很，回头见。”言鼎说着已经转身往车上走去。韩山在背后喊道：“放心吧小兄弟，老板一回来立马给你办好这事。”

韩山的话让言鼎暂时吃下定心丸，连夜赶了回去。但他做梦都没想到，正是自己一时疏忽大意，这笔款差点就打了水漂。

回来后，言鼎跟韩山打了好几次电话，但都说王铁成还没回来。他本来是个大大咧咧的人，也没在意，但这一拖就是大半个月，他再也坐不住了，只好亲自又跑了一趟平山镇。

“哎呀，是真没回来，我也正急着呢！王老板以前出门，说什么时候回来就一定会什么时候回来，但这次也不知咋了，一去这么久也没个音讯，家里这么多人还等着他发工钱吃饭呢。”韩山也显得左右为难，“我说小兄弟，这次的事实是在不好意思，我也是没办法呀，要是我有钱，干脆就先给你垫付了算了。”

言鼎听他这么说，想想他也是为难，只好问：“那王老板的家人呢？他的家人没在这边吗？”

“没有，王老板自从在这边办厂以来，就没人见过他的家人，好像听人说是结了又离了。”韩山说，“小兄弟，你看你人已经来了，王老板又没在，这可怎么办？”

当过兵的言鼎，其实是一个心思缜密的男人，王铁成离开这么久都没回来，而且连电话都没一个，之前的侥幸心理不复存在了，疑惑地问：“王老板的生意是不是出了问题？”

“怎么可能，厂子里不是正在热火朝天地生产吗？”韩山赶忙说，“王老板是个实在人，如果真出了什么事，会打电话回来的，我看你是想多了。这样吧，要是没事的话，干脆在这儿住上几天，说不定老板突然就回来了。”

言鼎沉吟了片刻，道：“要是再见不到人，我打算进城里去找找。”

言鼎这次前来是从百忙中挤出来的时间，来这一趟实在是不容易，抱着碰运气的态度，决定先待两天。当晚，他在平山镇上的一家小旅馆住下，躺在床上，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奇怪的念想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于是干脆起床出了门，趁着夜色摸到王铁成的工厂，惊异地发现办公室的灯亮着。

“这么晚了，办公室怎么还有人？”他悄然摸过去，不多时灯突然熄灭，紧接着走出来两个人影。他定睛一看，其中一人是韩山，另外一人竟然就是自己苦找的王铁成，再也忍受不了被欺骗的感觉，心里大骂道：“狗日的，竟然串通起来骗我……”

他没有立即上前，而是悄然跟随其后，然后见他们进了一座平房，于是趴在窗外偷听。

“老韩，这件事你一定要稳住，我连夜还要走，等处理好那边的事就回来。”王铁成的声音。韩山道：“老板，那小子是个蠢蛋，我跟他说什么都信，您就放心吧。”

言鼎听了这话，心里非常不是滋味，正想破门而入，又听王铁成说：“言鼎是个不错的人，要不是资金上出了问题，我也不想这么干啊！他既然来了，你就好好招待一下，总之能拖多久就多久。”

“老板，这事儿您就不用担心了，反正货咱们收了，又没什么凭证，退一万步说，就算您不想给他钱，他也拿咱们没法子。”韩山的话让言鼎咬牙切齿，脑

袋一片空白，没想到自己从一开始就掉进了圈套。

王铁成又说：“这事儿以后再说吧。你先回去，记住我的话，暂时稳住他，我得马上走，那边有新的消息会及时跟你联系。”

言鼎再也忍不住，往门口一横，韩山开门的时候被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。王铁成一头冲过来，当他看到言鼎时，先是一愣，继而垂下了脑袋。

言鼎盯着王铁成的眼睛，冷冷地说：“王老板，要见你一面还真难，不过我们总算还是见面了。”

王铁成尴尬地笑了笑，这才涎着脸说：“兄弟，你看这……我这也是刚回来，还准备等你休息好之后去找你呢！”

“对，对，对，老板也是刚回，我还……”

年轻气盛的言鼎终于忍不住，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怒喝道：“你他妈的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？姓王的，亏我那么信任你，你竟然骗我，我打死你……”

“别，别，别……”韩山忙阻拦他，“言兄弟，你千万别误会，王老板他是真的刚从城里回来，还打算等天亮后就去找你……”

王铁成也跟着赔罪，言鼎看他们表演完了，才冷冷地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把货款给我。”

韩山看了王铁成一眼，王铁成叹息道：“兄弟，你是真误会我了，我没说不给钱呀，发这么大火干什么？”

言鼎想起他们刚才那番话，火苗瞬间就蹿出了胸口，一声怒吼道：“王八蛋，还睁眼说瞎话！你们刚才在屋里的话我都听见了，你们想串谋起来阴我，今天要是不给钱，你们谁也别想走。”

王铁成脸色凝重，讪讪地说：“言兄弟，你这些话可是过激了啊，咱们有事说事，你说你这样一闹，咱们还怎么谈？”

言鼎冷笑道：“王铁成，你别跟我在这儿说风凉话，今天要是不给钱，有你好受的。”

韩山插话道：“言兄弟，你看你怎么就听不进去话呢？王老板说了不给钱吗？”“那就赶紧把钱给我！”言鼎瞪着眼睛，怒火全都浮现在脸上。

“不是不给钱，是王老板的资金暂时出现短缺，等……”韩山还在帮王铁成辩解，言鼎一拳打了过去，正中下颚。韩山发出一声惨叫，一个趔趄仰面倒地，嘴角边渗出了鲜血。

王铁成惊慌失措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，怎么打人了？”

“打的就是你们这两个王八蛋。”言鼎一步步逼近王铁成，“我让你把钱给我，听到没有，要不然对你不客气了！”

王铁成突然说：“什么钱呀，谁他妈欠你钱了？”

这话倒让言鼎愣住，迟疑了一下才反应过来，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什么你没听见吗？谁欠你钱了，我劝你赶紧走，要不然我可报警了。”王铁成突然之间好像变了个人，言鼎反而像被将住的一颗棋子，已经被逼入了死胡同，走投无路。

王铁成又道：“兄弟，你打了我的人，看在咱们之前的交情，我就不跟你计较。时间也不早了，回去吧，好好睡上一觉，休息好了明早好赶路。”

言鼎脑子里一片空白，瞬间短路，直到韩山说：“走吧小兄弟，早点回去休息，有什么事明儿早上再说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言鼎终于爆发了，深埋在心底的怒火如火山熔岩喷射而出，韩山还没反应过来，被他一脚踢到了墙角。

王铁成见状不妙，想要夺门而逃却被堵住，他颤巍巍地问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当过兵的言鼎本就性子火爆，一开始还担心造成严重后果，但此时再没了后顾之忧，一巴掌把王铁成推到墙角。人高马大的王铁成哪肯束手就擒，突然嚎叫一声，反身扑向言鼎，幸好言鼎身手敏捷，否则已经被他扑倒在地。一招失利的王铁成站稳脚跟，又是反手一拳，正中言鼎肩膀。言鼎遭到一记重拳，更加火起，抡起脚边的座椅，照着王铁成的脑袋奋力砸了下去，眼看就要落下，却倏地停在了空中。

被吓得脸色煞白的王铁成顿时只有出气，没了进气，蜷缩在墙边半天不敢动弹。

言鼎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令他住了手，缓缓地放下椅子，舒缓了一下紧握的拳头，喘息着吼道：“给钱！”

“给，给，我给……”王铁成正说着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闹嚷嚷的人声，接着出现两个身穿制服的民警，进门看到眼前的一幕，立即冲言鼎呵斥道：“你，干什么的？”

当晚，三人被带去派出所问话，做贼心虚的王铁成紧咬不放，愣是不承认欠言鼎的钱，一离开派出所就连夜消失。而言鼎也拿不出证据，在民警的监视下也被迫离开了平山镇。

言鼎越想越气愤，没想到钱没了，还被抓进了派出所，本想杀回去找韩山，但再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不得不暂时放弃返回的想法。

“怎么了兄弟，看你闷闷不乐的，是不是惹上了麻烦？”说话者是言鼎合作的一位供货商邵天正，言鼎去拉货的时候被他看出了端倪。

从部队重返社会的言鼎，对生意上的事儿还没怎么摸着门道，把事情一说，邵天正就大呼小叫起来：“哎呀，我说言兄，你怎么能……唉，我都不知该怎么说你了，十来万啊，怎么能欠条都没一张？哎呀哎呀，这事儿可真不好办了，就是上法院，你无凭无据，也一样没辙呀！”

言鼎懊悔不已，本来就感到万分沮丧，此时更是垂头丧气。

邵天正又道：“兄弟啊，看你这么精明的小伙子，怎么能干出那么不靠谱的事儿呢？”

“邵老板，您见识多，人面广，帮忙出出主意吧。”邵天正说：“还能有什么辙，一无欠条，二没录音，我想想啊，想想啊……”邵天正说话间便有了主意，“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他有个朋友是个很够义气的哥们儿，是专门替人收债的。”

言鼎闻言，精神为之一振，疑惑地问：“还有专门替人收债的？”

“当然，不过我只是听朋友说起过此人，没有交往。这样吧，你回去等我消息，我让朋友先联系一下。”

言鼎焦急地等待消息，第二天就给邵天正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但是邵天正一个也没接。他也是后来才知道，邵天正当天晚上出了车祸，在医院躺了很久。不过这已是后话。

言鼎没打通邵天正的电话，所以很烦闷，正好晚上有朋友约他出去喝酒，他想都没想就赴约了。

“兄弟，好久不见啊，忙什么呢？看来我不约你，你也不会主动约我吧？”何文东揽住他的肩膀，“快来，给你介绍两位美女，这位是阿兰，我的新任女友，这位是秦晓，单身美女。这位大帅哥是我的好兄弟，言鼎。”

心情苦闷的言鼎勉强笑了笑，这让何文东看了出来，问：“兄弟，你这是怎么了，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，兄弟我挺你到底。”

言鼎从部队回来，没多少朋友，身边也没什么战友，所以把何文东当成最好的朋友，两人经常有事没事就凑一块儿，所以没对他保密。

何文东是典型的东北男人，性子刚烈，一听这事儿，顿时就火冒三丈，大骂道：“王八蛋，是不是不想活了，敢阴我兄弟！对付这样的货色就只有一个办法，这样吧兄弟，听我一句话，这件事我帮你搞定。”

“你有办法？”

“我在社会上混了这么久，除了朋友多没别的本事。他妈的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条命，瞧好了，我找人帮你搞定。”

何文东是搞汽车修理生意的，平常认识的朋友倒是挺多，但言鼎一听他这话就有些心虚，怕他搞出人命，他却拍着胸脯说：“放心吧兄弟，我自有分寸。来，咱们先痛痛快快地喝酒，你的事明天再说。”

言鼎也不好坏了气氛，加上心情确实不怎么好，所以打算借酒消愁。

“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。”何文东喝干了半瓶啤酒，“我这位帅哥兄弟可是从特种部队出来的，当年在战场上只身杀敌无数，无数悍匪都死在他手里，但传奇的是，他可是毫发未损。”

“哇，是吗？言大哥，我太喜欢兵哥哥了，从小看到军人就梦想自己有一天也能像他们那样。”秦晓眼睛里充满了敬仰之情，言鼎尴尬地笑道：“谢谢。”

接下来，秦晓问了许多关于他在部队的趣事，那些问题也勾起了言鼎的回忆，所以两人聊得非常投机，还互相留了电话。

何文东看在眼里，喜在心头。阿兰带着玩笑的口吻说：“我这个妹妹可是非常不错的，言鼎，你可得把握好机会哦。”

言鼎可没这个心思，只是笑。

秦晓不好意思地垂下了眼皮，何文东不失时机地说：“兄弟，不早了，这样吧，我和阿兰跟秦晓住的方向不同，就麻烦你帮忙送她回家了。”

言鼎一愣，正想说什么，何文东已经拉起阿兰走了，临走前还冲他做了个鬼脸。他脸上现出为难的表情，倒不是因为不愿意送秦晓回去，而是觉得两人第一次见面，这样的相处方式多少会让自己或者对方感到尴尬。

秦晓从言鼎脸上看出了什么，幽幽地说：“其实……我自己能回去的……”

“哦，不，不是……”言鼎语无伦次，他已经很久没跟女人单独相处了，“那个……很晚了，还是我送你回去吧。”

秦晓当然很愿意，虽然只是一面之缘，但她已经被他的言谈举止征服。

言鼎找不到话题，步行了很远才终于挤出一个问题：“听老何说你是老师？”

教什么的？”

“什么都教！”秦晓笑道。

言鼎不明白地看了她一眼，她忙解释：“其实我是幼儿园的老师，当然得教会小朋友任何东西啊！”

言鼎笑笑：“挺好的。”

“其实我也很想去当兵的，但没机会。”

“对女孩子来说，当老师挺不错的！”言鼎随口这么一说，秦晓却一本正经地问：“你喜欢呀？”

言鼎反应过来，尴尬地笑了。

秦晓见言鼎只是笑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

言鼎也觉得这个女孩有些直接，但他并不排斥这种类型的，偷偷地瞟了她一眼，虽然灯光昏暗，却让她更添了一丝妩媚。他内心突然之间涌起一股冲动，心想，难道自己的缘分真的到了吗？本来可以打车送她回去，但一走就走了很久，直到把她送回家。

第二天，言鼎还在闷头大睡，何文东的电话把他叫醒，坏笑着问：“喂，兄弟，昨晚挺累的吧？”

言鼎因为昨晚回去得太晚，头脑还晕晕乎乎的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是啊，很晚才睡！”

何文东大笑道：“不赖啊兄弟，这么快就生米煮成熟饭了。秦晓是个好女孩，你以后可得好好对她，要不然，你嫂子可跟你没完。”

言鼎没反应过来，疑惑地问：“什么生米煮成熟饭？”

“算了，别装了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自己做了什么，心里有数就行。”何文东还自以为是，“兄弟，赶紧起来，一会儿到我店里来，我那朋友想跟你聊聊那笔债务的事。”

言鼎一听这个，一骨碌就爬了起来，抹了一把脸就出了门，进门时还差点跟何文东撞个满怀。何文东惊奇地问：“你属兔子的？怎么这么快？”

言鼎喘息着问：“人呢？”

“还在路上。”言鼎缓了口气，疑惑地问：“那人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急什么，人到了不就清楚了。”何文东正说着，一辆轿车停在了门口。

车门打开的时候，从车上下来一个五大三粗的男子，戴着墨镜，光头，人未

至，远远地便伸手跟何文东握住，使劲摇晃着，豪爽地说：“兄弟召唤，有什么好事关照我呀？”

何文东大笑道：“好久不见啊林兄弟，最近忙什么呢？”

“瞎忙！”

何文东又为彼此做了介绍，林浩明跟言鼎一握手，便夸张地说：“哎呀兄弟，看你这手劲儿，练过吧？”

言鼎笑道：“在部队待过。”

“怪不得，我最喜欢跟当兵的人打交道，仗义、爽快！”

言鼎初见此人的时候，心里咕咚跳动了一下，听了这两句话，很快又改变了看法。何文东说：“走，到我办公室聊去。”

“浩明兄可是个非常仗义的人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把他介绍给你。这样吧，你的事，自己跟他说。”何文东说。

言鼎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其实这件事还真挺棘手，现在一想起来就头痛。不久前……”

林浩明听完言鼎的话，立马拍着胸膛说：“我明白了，不就是姓王的小子黑了你一笔钱吗？这件事包在兄弟身上！”

何文东接着说：“浩明兄在社会上混得好，吃得开，朋友多，所谓多个朋友多条路，你这事不算大事，浩明兄应该有个七八成把握吧？”

林浩明嘿嘿笑道：“我是干什么的，何兄还不清楚吗？”

何文东道：“我当然知道，不然也不会让你帮言兄了。”

林浩明又对言鼎说：“兄弟，你是何总的朋友，我也是何总的朋友，所以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如果没什么问题，那咱们就启动合作程序？”

言鼎微微一愣，何文东看在眼里，忙说：“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顾虑，不妨先说出来。”

“对，对，对，咱们先小人后君子。我年纪比你大，你应该叫我一声大哥了，以后我们就以兄弟相称，还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。”林浩明说。言鼎忙道：“没，没什么了，那我的事就拜托林大哥了。”

何文东高兴地说：“咱们难得见上一面，这样吧，马上中午了，我做东，大家饭桌上接着聊。”

言鼎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在部队待久了，性格难免有些突兀，尤其是第一次

跟林浩明这样的人见面，总感觉有些怪异，但只要说上一会儿话，很快就能打得火热。

“我说兄弟，你找我算是找对人了，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要不是何总打电话跟我求救，我林浩明也不会帮这个忙。”林浩明牛皮哄哄。

言鼎本是性情中人，听他这么一说，冲二人举起了酒杯——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杯酒了，喝得脸上都红扑扑的：“两位大哥在上，小弟我先干了！”

何文东大笑道：“都是好兄弟，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开口，有钱大家赚。”

临近结束时，何文东突然问：“林兄，这次需要言兄弟一块儿去吗？”

“不用，不用，我手下那些兄弟足够了，言兄弟要去的话，有些事反而就不好说了。”林浩明胸有成竹地说，“不过咱们先小人后君子，我做事有个规矩，本来是先收定金再做事，但咱们是兄弟就算了，费用也等办完事再说……”

何文东帮腔道：“林兄手下那么多兄弟要养，收点费用是应该的，何况路上还有车马费嘛……”

言鼎没有异议，直到饭局结束，林浩明离开之后才偷偷问何文东：“林大哥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

何文东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甭管他是干什么的，总之帮你把钱要回来就行了。好了，这个人的办事能力我是知道的，你就回去等他的好消息吧！”

言鼎却说：“我总是有些不放心的，要不你跟他说说，我跟着一块儿过去看看。”

何文东想了想，问：“你真想去？”

言鼎重重地点头道：“他们毕竟不熟悉路，也不认识王铁成，我去的话，可能更方便。”

“行，既然你这么坚持，那我给老林说说，应该问题不大。”

再次回到平山镇的言鼎，可谓又是另外一种心情，既带着莫大的希望，又充满了忐忑不安。

安顿下来之后，他们开了个小会，林浩明说：“第一步，我们必须找到王铁成，但目前还不知道那小子到底在不在镇上。”

言鼎说：“我知道他的工厂在哪儿，要不我先去打探一下……”

“不行，你是千万不能露面的。这样吧，我亲自去，你待在这儿等我们回来。”林浩明拿出手机，翻出王铁成的照片晃了晃，“有照片，他跑不了。”手机上的照片是言鼎给他的，还是言鼎上次来要钱时在门口偷拍的。

言鼎看他脸色，不放心地问：“大哥，你们不会……”

林浩明笑道：“放心吧，我又不是第一天出来混，这点事算什么，小事儿一桩！”言鼎只好保持缄默，目送林浩明带着两个手下出门而去，心里却像吊着半桶水，七上八下。

林浩明一出门，便对俩手下说：“待会儿找到人，知道怎么做吧？”

“知道，老规矩！”黑子说。

林浩明最担心的是找不到人，殊不知，他刚走近工厂门口，就看到了照片上的人，定了定神，上去问道：“请问是王老板吗？”

王铁成正在打电话，回头看到林浩明，脑子里好像没什么印象，但一见他的装扮，以为是大老板来谈生意，于是笑容可掬地说：“本人就是，请问几位是？”

“哦，鄙人姓林，这次前来，主要是为了跟王老板谈一笔生意。”林浩明绅士般地说，“能否去您的办公室坐坐？”

王铁成正在为生意上的事头痛，此时看有生意送上门，忙不迭地说：“当然，快请！”

林浩明进了办公室后仔细打量了一番，王铁成还没在办公桌后坐下，突然听见关门声，回头一看，见三人脸色不对，后面两人守着门口，一人向他逼近过来。他立马觉察出了问题，但又不敢肯定，只好疑惑地问：“你们这是？”

林浩明坦然地说：“坐吧，坐下来说！”

王铁成皱着眉头，却没坐。

林浩明突然掏出一把枪，顿时吓得王铁成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眼里装满了惊恐，牙齿都在微微颤抖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你……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们想干什么，你还不清楚吗？”林浩明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，让王铁成更加不寒而栗，但他稳了稳情绪，说：“我没钱，你们找错人了。”

“你没钱？”林浩明冷笑道，“堂堂一个大老板，怎么会说自己没钱？没钱就拿命来！”他把枪往桌上用力一拍，吓得王铁成魂飞魄散。

林浩明紧跟着连唬带诈地说：“王老板，我们来之前可都打听好了，你做这么大生意，怎么会没钱？我们不多要，区区十来万，你自己权衡一下吧，要钱还是要命？”

王铁成还真以为遇上抢劫的了，看着桌上的枪，面如死灰，哀求道：“大哥，我真的没钱，做生意赔了，现在就一穷光蛋，不信……要是不信，你们

来……”他打开桌上的皮包，妄图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但林浩明根本不吃这一套，冷冷地说：“打电话给你老婆，让她马上送钱过来。”

“我……早就离了，哪儿还有老婆。”王铁成痛苦不已，“大哥，这样吧，你们给我留个地址，等几天我凑够钱亲自送去。”

林浩明怎会吃这一套，要是他真想给钱，还会欠着言鼎的十来万不还吗？所以他当即便拒绝了他，吼道：“今天要是拿不到钱，你休想走出去！”他一把抓起枪，黑洞洞的枪口指着王铁成，“小子，天马上就要黑了，天一黑，我们就会把你装进麻袋里带出去，到时候，是死是活我可就不敢保证了。”

王铁成此时是多么希望时间快点过，因为韩山会来找他，所以他尽量拖延时间，装作很害怕地说：“大哥，你们今天就是把我从这儿带走，也拿不到钱呀！要是你们放了我，我还能去筹钱……”

“废话少说，打电话送钱来！”林浩明还拉响了枪栓，就在此时，外面传来了脚步声。王铁成大喜，还以为是韩山来了，眼里露出了欣喜的光芒。

林浩明用眼神示意守门的手下，手下侧耳倾听时，外面却没了声音。

“谁？”

外面传来了言鼎的声音：“林大哥，是我，言鼎！”

林浩明不快地瞪着眼睛嘀咕道：“开门！”

王铁成听见言鼎的声音时，一颗心顿时就提到了嗓子眼，当言鼎出现在他面前时，差点就没忍住叫起来。

言鼎看到林浩明手里的枪时，压低声音问：“林大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，这小子不给钱，老子就一枪毙了他！”林浩明随意地说，“言兄弟，不是让你等着吗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言鼎等了好久也没见他们回来，担心惹出什么麻烦，于是就跟了过来，此时带着质问的口气问：“林大哥，这枪哪儿来的？怎么就……”

“言兄弟，你回吧，这儿没你什么事。”林浩明直截了当地说。言鼎顿了顿，转向王铁成说：“我也不想这样做，劝你还是把钱还了吧。”

王铁成终于弄明白今儿发生的这些事为什么而起，本想发飙，但又没敢，口气柔弱地说：“言兄弟，没必要把事情闹这么大吧？你今儿带着这几位大哥过来要钱，你们就是打死我，我也没钱还呀！”

“你还真不打算还钱了？”言鼎火起，却被林浩明拦住：“别发火，你是老